

现代 中国

1950~

文学作品导读

房福贤 主编



山东画报出版社

现代中国 文学作品导读

房福贤 主编

1950~

山东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现代中国文学作品导读 1950 ~ /房福贤主编.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2.9

ISBN 7 - 80603 - 667 - 9

I. 现… II. 房… III. 当代文学 - 文学评论 - 中国 -
高等学校 - 教材 IV.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60462 号

书 名 现代中国文学作品导读 1950 ~

主 编 房福贤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2060055—5420

市场部 (0531) 2053182 (传真) 2906847

网 址 <http://www.sd-pictorial.com.cn>

<http://www.sdhbs.com.cn>

电子信箱 webmaster@www.sd-pictorial.com.cn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厂 址 临沂市解放路中段 邮编 276002

版 次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16 开 (889 × 1194 毫米)

22.25 印张 650 千字

印 数 1 - 7000

I S B N 7 - 80603 - 667 - 9/I·19

定 价 2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

现代中国文学作品导读编选前言

一、编选性质与编选目的：

自中国进入现代社会发展历程以来，现代中国文学便与之相生相伴。一方面，它以“民主、自由、人道、个性”为精神旗帜，鼓吹反叛、抗争、毁灭、创造，致力于国民精神的改造与重铸，为现代中国历史记下了百余年间翻天覆地的变化和悲欢离合的歌笑歌哭，已成为现代中国生命流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它从内容到形式、从意象到文体、从创作原则到审美理想，全面显现出与古典文学截然不同的崭新质素，它的成就与魅力、经验与缺陷都已凝聚成一种清晰的镜鉴，彰显着不断“增殖”的美学的历史的价值与意义。

《现代中国文学作品导读》是山东省重点学科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省级重点教改立项配套工程设计的一个子项目。教改立项的龙头产品是朱德发教授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实用教程》，已荣获国家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和省级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在1999年教改立项的系统规划中拟定了数种配套教改教材，其中包括一系列中文本科选修课教材和这套中文本科与新闻本科必修课辅助教材，原定名《中国百年文学作品选读》，已经过数次学科讨论与认定。受2001年朱德发教授提出的“现代中国文学史通览”创作计划的启发，为保证整项教改工程的系统化，经学科讨论商定改名为《现代中国文学作品导读》，将其编选的范围由原来的现当代作品扩展至“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范畴。在2002年3月教改立项阶段成果校级检查中正式列入创作规划，顺利通过全体检查成员认定。

编选《现代中国文学作品导读》的目的是力图改变目前学生普遍存在的很少阅读或根本不读文学原作的实际状况，切实有效地促进和帮助广大统招研究生、本科生、专科生们去真正地阅读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原创作品，以扩大其文学知识面，增强对现代中国文学创作原生态的了解，提高其文学鉴赏能力与文本解读能力。

二、编选体例：

1. 在选目方面，着眼于整体“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范畴，上至清末民初下至20世纪末其间的优秀作家作品，它们不仅从某一方面代表着现代中国文学的成就，不少篇什更是文学史和学术界公认的名篇佳作。选目既注意了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四大文体样式的代表性，又兼顾了长短篇叙事、抒情作品内容的典型性。力求从“点”与“面”的结合上，充分反映出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基本轮廓和实绩。

2. 在体例方面，以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四大文体样式分为四个板块，每一种文体中的作品按其发表的时间先后为顺序编排，凡篇幅过长的作品一概存目，列在本文体中的最后。

3. 每篇作品后都有简短的导读文字，主要侧重于勾勒作家的创作概况和其文学史地位以及作品思想和艺术特色的评点。导读文字由本专业研究生撰写。

4. 本书分为上下两卷。由朱德发、吴义勤教授策划，由李掖平、房福贤教授任主编，负责全书编写的大纲拟定和组织编写工作以及全书最后的统稿。

目 录

小 说

- 我们夫妇之间 萧也牧/1
 组织部来了个年青人 王蒙/8
 红豆 宗璞/24
 百合花 茹志鹃/37
 下放的一夜 周立波/41
 李双双小传 李准/44
 陶渊明写《挽歌》 陈翔鹤/57
 游园惊梦 白先勇/63
 伤痕 卢新华/73
 乔厂长上任记 蒋子龙/79
 西线轶事 徐怀中/97
 陈奂生上城 高晓声/116
 春之声 王蒙/121
 受戒 汪曾祺/126
 哦，香雪 铁凝/134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梁晓声/139
 棋王 阿城/151
 系在皮绳扣上的魂 扎西达娃/167
 山上的小屋 残雪/176
 减去十岁 谌容/178
 虚构 马原/186
 汉家女 周大新/206
 合坟 李锐/211
 哺乳期的女人 毕飞宇/215
 伴你而行 王安忆/219
 信 刘庆邦/223
 倒立 莫言/229
 洼地上的战役（存目） 路翎/237
 铁木前传（存目） 孙犁/237
 人到中年（存目） 谌容/237
 那五（存目） 邓友梅/238
 人生（存目） 路遥/238
 黑骏马（存目） 张承志/239
 高山下的花环（存目） 李存葆/239
 美食家（存目） 陆文夫/240
 引而不发（存目） 朱苏进/240
 远村（存目） 郑义/240
 迷人的海（存目） 邓刚/241
 绿化树（存目） 张贤亮/241
 腊月·正月（存目） 贾平凹/241
 小鲍庄（存目） 王安忆/242
 你别无选择（存目） 刘索拉/242
 红高粱（存目） 莫言/243
 三寸金莲（存目） 冯骥才/243
 杀夫（存目） 李昂/244
 瀚海（存目） 洪峰/244
 烦恼人生（存目） 池莉/244
 伏羲伏羲（存目） 刘恒/245
 祖父在父亲心中（存目） 方方/245
 与往事干杯（存目） 陈染/246
 红粉（存目） 苏童/246
 一地鸡毛（存目） 刘震云/247
 父亲是个兵（存目） 邓一光/247
 分享艰难（存目） 刘醒龙/248
 大厂（存目） 谈歌/248
 学习微笑（存目） 李佩甫/248
 不要问我（存目） 东西/249
 玉米（存目） 毕飞宇/249
 保卫延安（存目） 杜鹏程/250
 红日（存目） 吴强/250
 林海雪原（存目） 曲波/251
 红旗谱（存目） 梁斌/251
 青春之歌（存目） 杨沫/252
 创业史（第一部）（存目） 柳青/252

山乡巨变 (存目) 周立波/253
三家巷 (存目) 欧阳山/253
红岩 (存目) 罗广斌 杨益言/254
射雕英雄传 (存目) 金庸/254
芙蓉镇 (存目) 古华/255
沉重的翅膀 (存目) 张洁/255
钟鼓楼 (存目) 刘心武/256
古船 (存目) 张炜/256
少年天子 (存目) 凌力/257
平凡的世界 (存目) 路遥/257
皖南事变 (存目) 黎汝清/258
玩的就是心跳 (存目) 王朔/259

敌人 (存目) 格非/259
雍正皇帝 (存目) 二月河/260
长城万里图 (存目) 周而复/260
白鹿原 (存目) 陈忠实/261
长恨歌 (存目) 王安忆/261
许三观卖血记 (存目) 余华/262
尘埃落定 (存目) 阿来/262
抉择 (存目) 张平/263
中国一九五七 (存目) 尤凤伟/264
坚硬如水 (存目) 阎连科/264
檀香刑 (存目) 莫言/265
花腔 (存目) 李洱/265

诗 歌

维也纳 艾青/267
吐鲁番情歌 (三首) 闻捷/268
草木篇 流沙河/270
桂林山水歌 贺敬之/271
望星空 郭小川/273
静静的哨所 (三首) 李瑛/277
乡愁 余光中/279
相信未来 食指/280
重读《圣经》 绿原/281
不准! 黄永玉/283
回答 北岛/284

一代人 顾城/285
读罗中立的油画《父亲》 公刘/286
神女峰 舒婷/287
天街印象 孔孚/288
女人 (四首) 翟永明/289
有关大雁塔 韩东/291
麦地 海子/292
阿诗玛 (存目) 集体整理/294
一个和八个 (存目) 郭小川/294
复仇的火焰 (存目) 闻捷/294

散 文

谁是最可爱的人 魏巍/295
香山红叶 杨朔/298
社稷坛抒情 秦牧/300
日出 刘白羽/303
菜园小记 吴伯箫/305
怀念萧珊 巴金/307
亡人逸事 孙犁/313
巩乃斯的马 周涛/315
读沧海 刘再复/318
道士塔 余秋雨/320
我与地坛 史铁生/323

说话 贾平凹/331
梁漱溟 张中行/332
风义兼师友 金克木/335
幽径悲剧 季羡林/337
干校六记 (存目) 杨绛/339
哥德巴赫猜想 (存目) 徐迟/339
唐山大地震 (存目) 钱钢/339
志愿军战俘纪事 (存目) 大鹰/340
神圣忧思录 (存目) 苏晓康 张敏/340
世界大串连 (存目) 胡平 张胜友/340
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 (存目) 董汉河/341

沂蒙九章（存目） 李存葆 王光明/341

落泪是金（存目） 何建明/342

戏 剧

布谷鸟又叫了（存目） 杨履方/342

茶馆（存目） 老舍/342

关汉卿（存目） 田汉/343

报春花（存目） 崔德志/344

陈毅市长（存目） 沙叶新/344

车站（存目） 高行健/345

狗儿爷涅槃（存目） 锦云/345

潘金莲（存目） 魏明伦/345

天下第一楼（存目） 何冀平/346

我们夫妇之间

萧也牧

—

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我的妻却是贫农出身。她十五岁上就参加革命，在一个军火工厂里整整做了六年工。

三年前我们结了婚。当时我们不在一起，工作的地方相隔有百十来里，只在逢年逢节的时候才能见面，所以婚后的生活也很难说好还是坏。只是有一次却使我很感动：因为我有胃病，一挨冻就要发作，可是棉衣又很单薄！那年，正快下雪的时候，她给我捎来了一件毛背心，还附着一封信，信上说：

……天快下雪了！你的胃病怎样了？真叫我着急得知不道怎么着好！我早有心给你打件毛背心，倒也不是羊毛贵，就是钱凑不够！我就在每天下午放工以后，上山割柴禾，卖给厂里的马号里了，卖了二十块边币，称了两斤羊毛，向老乡借了个纺车，纺成了毛线，打了件毛背心！

因为我不大会打，打的又不时样又尽是疙瘩，请你原谅！希望你穿上这件毛背心，就不再发胃病，好好地为人民服务……

我读着这封信，我仿佛看到了她那矮小的身影，在那黄昏的时候，手拿镰刀，独自一个人，弯着腰，在那荒坡野地里，迎着彻骨的寒风，一把，一把，一把地割着稀疏的茅草……

她这样做，完全是为着我！为着我不挨冻，为着我“不再发胃病，好好地为人民服务……”突然，我流泪了！可是我感到了幸福！

两年以后的秋天，我们有了小孩，组织上就把我们调到一块工作。那时，我们住在一个叫抬头湾的山村里。

每当晚上，我在那昏黄的油灯下赶工作。她呢？哄着孩子睡了以后，默默地坐在我的身旁，吃力地、认真地、一笔一画地练习写大楷……

山村里的夜是那样的寂静，远远地能听见胭脂河的流水，“哗哗”地流过村边。时间该是半夜了吧，我想她又是照顾孩子，又是工作……一定是很累了。就说：“你先睡吧！”她一听我的话，总是立刻睁大了有点朦胧了的睡眼：“不！”继续练她的大楷……直到我也放下工作。

早上，孩子醒得很早，她就起来哄：“嗯嗯……听妈妈的话，别把爸爸扰醒了……”孩子才几个月大，当然不懂得，还是嚷！于是她就蹑手蹑脚地起来，抱着孩子，到隔壁老乡屋里的热炕头上哄着去了。

闲时，她教我纺线、织布；我给她批仿，在她写的大楷上画红圈，或是教她打珠算，讨论土地政策……

每天下午，孩子睡着了，我们抬水去浇种在窗前的几棵白菜，到沟里帮老乡打枣；或是盘腿坐在炕上，我搓“布卷”（棉花条）、拐线，她纺线。纺车“嗡嗡”地响，声音是那样静穆、和谐……

虽然我们的出身、经历……差别是那样大；虽然我们工作的性质是那样的不同：我整天坐在屋子里画统计表……却觉得很融洽，很愉快！

但是，不到一年的光景，我们却吵起架来了。甚至有一个时候，我曾经怀疑到：我们的夫妇生活是否能继续巩固下去。那是我们进了北京城以后的事。

二

今年二月间，我们进了北京。

她在进城以前，一天也没有离开过深山、大沟和沙滩。这城市的一切，对于她，我敢说，连做梦也没有梦见过的！应该比我更兴奋才对，可是，她

不!

进城的第二天,我们从街上回来,我问她:“你看这城市好不好?”她大不为然,却发了一通议论:那么多的人!男不像男,女不像女!男人头上也抹油……女人更看不的!那么冷的天气也露着小腿。怕人知不道她有皮衣,就让毛儿朝外翻着穿!嘴唇血红红,头发像个草鸡窝!那样子,她还觉得美的不行!坐在电车里还掏出小镜子来照半天!整天挤挤嚷嚷,来来去去,成天干什么呵!……总之,一句话:看不惯!说到最后,她问我:“他们干活也不?哪来那么多的钱?”

我说:“这就叫做城市呵!你这农村脑瓜吃不开啦!”她却不服气:“你没看见?刚才一个蹬三轮的小孩,至多不过十三四,瘦的像只猴儿,却拉着一个气儿吹起来似的大胖子——足有一百八十斤!坐在车里,翘了个二郎腿,含了根烟卷儿,亏他还那样‘得’!(得意,自得其乐的意思)……俺老根据地那见过这!得好好儿改造一下子!”

我说:“当然要改造!可是得慢慢地来:而且也不能要求城市完全和农村一样!”

她却更不服气了:“嘿!我早看透了!像你那脑瓜,别叫人家把你改造了!还说哩!”

我觉得她的感觉确实要比我锐利得多,但我总以为她也是说说罢了。谁知道她不仅那么说,她在行动上也显得和城市的一切生活习惯不合拍!虽然也都是些小地方。

那时候,机关里还没起伙,每天给每人发一百块钱,到外边去买来吃。有一次,我们俩到了一家饭铺里,走到楼上,坐下了。她开口就先问价钱:“你们的炒饼多少钱一盘?”“面条呢?”“馍馍呢?”……她一听那跑堂的一报价钱,就把我一拉,没等我站起来,她就在头里走下楼去。弄得那跑堂的莫名其妙,睁大了眼睛,奇怪地看了我们几眼。当时,真使我有点下不来台,说实话,我真想生气!可是,她又是那样坚决,又有什么办法呢?只好硬着头皮跟着她走。

一面下楼,她说:“好贵!这那里是我们来的地方!”我说:“钱也够了!”她说:“不!一顿饭吃好几斤小米,顶农民一家子吃两天!那敢那么胡花!”

出了饭铺,我默默地跟着她走来走去,最后,在街角上的一个小饭摊上坐下了!还是她先开口,要了半斤棒子面饼子,两碗馄饨。大概她见我老不

说话,怕我生气,就格外要了一碟子熏肉。旁若无人地对我说:“别生气了!给你改善改善生活!”

像这类事,总还可以容忍。我想一个才从农村里来的人,总是难免的;慢慢总会改变过来……

哪知她并不!

那时,机关里来了不少才参加工作的新同志,有男的也有女的。她竟不看场合,常常当着他们的面,一板正经地批评起我来。她见我抽纸烟,就又有话了:“看你真会享受!身边就留不住一个隔宿的钱!给孩子做小褂还没布呢!一支连一支地抽!也不怕熏得慌!你忘了?在山里,向房东要一把烂烟,合上大芝麻叶抽,不也是过了?”

开始,我笑着说:“这可不是在抬头湾啦!环境不同了呵!”

她却有了气啦:“我不待说你!环境变了,你发了财啦!”

不知怎么回事儿,我的脸,“唰”地就红了!站在一旁看热闹的青年男女同志们,本来看得就很有趣,这时候,就有人天真活泼地嚷起来:“哈哈!脸红啦!脸红啦!”旁的同志也马上随声附和,并且大鼓其掌:“红啦!红啦!”这一嚷,我的脸,果真更加发烫了!

三

我发觉,她自从来北京以后,在这短短的时间里边,常常是我才一开口,她就提出了一大堆的问题来难我:“我们是来改造城市的;还是让城市来改造我们?”“我们是不是应该开展节约,反对浪费?”“我们是不是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简单朴素的作风?”等等,她所说的确实也是正确的,因此,弄得我也无言答对。这样一来,她也就更理直气壮了,仿佛真理和正义,完全是在她的一边,而我,倒是犯了错误了!她几次很严肃地劝我:“需要好好地反省一下!”

我有什么可反省的呢?我自己固然有些缺点,但并不像她说的那样严重,除了沉默,我还有什么办法?可是,有一次,我忽然再也不能沉默了。我们破例地吵了一架,这在我们结婚以来,还是第一次。

在今年六七月间,连日大雨,报上不断登着冀中和冀西一带闹水灾的消息。突然,她的精神也就随着紧张起来了!每天报来她就抢着去看。我发

现，她是专门在找报上所列的水患成灾的县份和村名……她一面读着，不断地发出惊叹：“呵呵！怎么得了呀！才翻了身的农民，还没缓过气来，地又叫水淹了！呵呵……”

有一次，我正在整理各地灾情的材料，她看着报，就大声嚷了起来：“这怎么着好啊！俺村的地全叫淹了！噫呀！日子怎么着过呀！我娘又该挨饿了呵！怎么着呵？噫！说呀！你说呀！”这我才发觉她是在征求我的意见。我出口说了句俏皮话：“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谁也没法治！党和政府自会想办法，你操心也枉然！”冷不防，她一伸手，一指头直捅到我的额角上：“没良心的鬼！你忘了本啦，这十年来谁养活你来着？”我说：“反正不是你家！”她却真的又生我的气了：“你进了城就把广大农民忘啦？你是什么观点？你是什么思想？光会说漂亮话！”我说：“谁比得上你的思想！‘咄咄’的好成分！又是工人阶级出身！”她把桌子一拍：“你别讽刺人啦！”就再也不理我了，好像很伤心的样子。

过了几天，我恰好得了一笔稿费。第二天，我正准备取钱上街，钱却怎么找也找不见了，心里真着急。我只好问她：“我的钱呢？”她说：“什么？钱？哪里来的钱？你交给谁啦？”我继续找，直找得头上冒汗！她却“噗嗤”一声笑了！我知道准是她拿了，我一看不对头，只好恳求了：“你拿一半行不行？”她却说：“我早给家寄走了！”我不免吃了一惊：“真的？”她说：“唬弄鬼！”

我不知不觉地提高了嗓音，“这钱是我的！你不应该不哼一声就没收了！”哪知她的嗓音更大：“你没花过我的钱？嗯？你的花被面，你的毛背心……是谁的钱买的？”我说：“不稀罕！反正你得检讨检讨，你这样做对不对？”她说：“对！家里闹水灾，不该救济救济么？”我说，“你把钱捐给救灾委员会，那就算你的思想意识强，为什么给自己家里寄呀——那还不是自私自利农民意识！”她却真火了：“反正比浪费强！钱我是寄走了！你看着办吧！”我说：“咱们分家！”她说：“马上分！今儿格黑价（今天晚上）你就不行盖我的被子！”我说：“好好好！”我一扭头就走了……

说也笑人，为了这么芝麻粒大的一点事，我们三天没说话，而且觉得很伤脑筋！恰好星期六那天晚上，机关内部组织了一个音乐晚会，会跳舞的同志就自动地跳起舞来，这正好解闷，我就去参加

了！

我正下场，忽然发现：她抱着孩子来了！一看她的神气，知道糟了！她气冲冲地，直窜到我的面前，把孩子往我怀里一塞：“你倒会散心！孩子有你一半责任，我抱够了！你抱抱吧！”我说：“跳完这场就回去！”她二话没说，把孩子往旁边的“沙发”上一撂，雄赳赳地走了……

孩子不见他妈，就“哇哇”地嚎啕起来，和着手风琴的伴奏，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我红着脸，抱起孩子，回到卧室里去。只见她伏在桌上写字呢！我悄悄地走到她的背后一看，原来她在给我写信：“李克同志：你的心地大大地变了……”她发觉我来，马上又把纸撕了！

孩子见了妈，挂着两行眼泪，笑着，跳着，“哇哇”地叫，向她扑去，她才接过孩子，解开怀来喂奶，一面走到门边，背贴着门，向我下命令地说：“不许走！咱们谈判谈判！”

四

这些虽然都是非原则问题，但也恰好正在这些非原则问题上，我们之间的感情，开始有了裂痕！结婚以来，我仿佛才发现我们的感情、爱好、趣味……差别是这样的大！甚至我曾经想到：我们的夫妇关系是否可以继续维持下去？

幸好，不久她被分配到另一个机关去工作了。我欢欢喜喜地打发她走了，精神上好像反倒轻松了许多！分手以后，约摸有个半月的时光，她连电话也没来过一个，却对旁人说：离了我她也能活！

可是，我却不能！即使我对她有很多不满，然而孩子总是十分可爱的！我一想起那孩子的乌亮墨黑的大圆眼，和他那“呀呀”欲语的神气……我就十分怀念！终于还是我先去找她去了！哪知道一见到她，她却向我一挥手：“今天工作太忙，改日来吧！”

我说她真是个倔强的人。这评语，越来越觉得确切了！特别是又发生了几件事情以后。

当她到了机关不久，找来了一个保姆：姓陈，叫小娟。样子很伶俐，她爸爸是个蹬三轮的工人。

那天正好是星期日，我在她机关里，那“老妈子房”里的掌柜，领着小娟来上工。一进门，指着我们俩，对小娟说：这是小少爷的母亲，这

是……”

小娟毕恭毕敬地向她鞠了个躬，叫了一声：“太太！”哪知道我的妻，一听“太太”两个字，就像叫蝎子螫着了似的嚷起来：“呀！呀！别叫别叫！我不是‘太太’！我是我是……我们解放军里头没有‘太太’！我姓张，你叫我张同志好了！记住！我叫张同志！要不你就叫我张大姐！”她说就就把小娟拉到炕上，和她并排坐下了。弄得那“老妈子房”的掌柜，先是奇怪，接着也笑了：“对对！叫张同志！‘太太’那名儿，嘿嘿！不时新了！太封建！太封建！”

我的妻马上就给小娟上起政治课来：说她自己也是个穷人，曾经受过旧社会的压迫，后来共产党来了，她就参加了革命，得到了解放……因为工作太忙，孩子照顾不了，所以请小娟来帮忙。她对小娟说：你也是参加了革命工作，咱们一律平等！和旧社会雇老妈子完全不一样等等。

小娟听得很高兴，不住嘴地说：“您说得真好！您说得真好！”

小娟这孩子，虽说是灵俐，可是记性并不好！一不小心，常常又叫“太太”了！每逢这工夫，我的妻决不放松，一定及时纠正，并且又得上一堂政治课！弄得小娟反倒很不安了！

自从小娟来了以后，我的妻几次三番给我打电话：要我给小娟找识字课本、找笔墨纸砚……并且还给她订了学习计划：一天认五个字、写一张仿……一星期还有一堂政治课。我的妻自任文化教员兼政治教员。

每次周末的晚上，我去找她的时候，总是见她在给小娟上课，一板正经地念道：“穷人、要、翻身、团结、一条心、永远、跟着、共产党、前进。”小娟就跟着念：“穷、人、要、翻、身……”。不知道为什么，我有点感动了！心想：她真是个性强的人呵！

有一次周末的傍晚，我们从东长安街散步回来，看见“七星舞厅”的门口，围着一圈人。过去一看：只见有一个胖子，西服笔挺，像个绅士，一手抓住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孩，一手张着五个红萝卜般粗的手指，“劈！劈！啪！啪！”直向那小孩的脸上乱打，恨不得一巴掌就劈开他的脑瓜！那小孩穿着一件长过膝盖的破军装，杀猪般地嚷着：“娘喂！娘喂！”嘴角的左右，挂下了两道紫血……

看破热闹的人，越来越多：抄着手的、口含烟

卷儿的……但是，都很坦然！我觉得很不顺眼，正想问问，忽听得人群里有人喝道：

“住手！你凭什么压迫人！”嗓音又尖又高。

一瞬间，我突然发现：那人不是别人，正是她，是我的妻！这时候，她昂头挺胸地站在那胖子的面前，我突然觉得精神上有点震动。

那胖子仍然一手拧住那小孩不放，一手贴到花领结上，很有礼貌地微微一笑！心平气和地向围着的人们说：“这小子，太可恶，太可恶！不知道的人，以为我压迫人。其实，不然，我这个舞厅，是在人民政府里登记了的，是正当的营业，是高尚的娱乐！拿捐，拿税……而他，这孩子，却用石头子儿，往里——”他一挥手：“扔！如果，把我的客人们，全撵跑了，那么，我又当如何呢……”他还想接着演讲，却叫我的妻打断了他的话。

“你说得对！这孩子扔石头子儿，也可以说是一个错误！可是，我们是有政府的有秩序的！不是无政府主义！就说他犯了天大的法，也应该送政府法办！你有什么权力随便打人？嗯？有什么权力？你打得他满嘴流血，好像你还受了屈似的！嗯！让大伙儿评理理！”

这时候，人群里就有人嚷起来：“对对对！这位同志说得对！”

有一个苦力模样的人，也就走到那胖子面前，转过身来，指着那胖子向大伙儿说：“这位先生说得不假！这小孩是往舞厅里扔了一个石头子儿！我亲眼看见的……”

胖子马上微笑点头：“诸位听着！不假吧？光凭我一个人说不行！不行！”

那苦力接着说：“可是这位先生说得不全！那小孩凭嘛平白无故地扔石头子儿哩？是这么一回事：刚才他在门口向客人们要钱，这位先生撵他走，他走慢了一步，这位先生‘啪’的一下给了他一个响锅贴（耳光）！回头，过了一会儿，这小孩就扔了个石头子儿，就又叫这位先生抓住了。这我也是亲眼看见的！现时不是那个世道了，是人就得说实话！”

胖子显得有点不安了，掏出一块小花手绢来不住地擦额角，对我的妻说：“同志！我认错行不行？”说着掏出一张五百元的人民券，向那小孩一伸：“给！买糖吃！哈哈！”

那被打了一顿的小孩，把嘴角的血一擦，正想伸手去接，却马上被我的妻喝住了：“别拿！太便

宜啦！一顿巴掌只值五百块钱？”

胖子马上伸手到口袋里，慷慨地说：“再加二百！”

我的妻却发了大火啦：“嗯！你真明白！你以为还在旧社会——有钱能使鬼推磨，有钱能使鬼上树？哪怕你掏一百万人民券，也不能允许你随便压迫人，随便破坏人民政府的威信！走！咱们到派出所去！咱们是有政府的！”

围着的人也就说：“对对！”

……………

结果还是到了派出所。

那胖子先生认了错，表示切实悔过。于是罚了他二千元人民券，赔偿给那小孩作医药费。同时也批评了那小孩，以后不要扔石头子儿。

我跟随着我的妻从派出所回来，她很兴奋地问我：“刚才你怎么一句话也不说？”我说：“这是社会问题、得慢慢……”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就叫她打断了：“不吃你这一套！我就要管！这是新社会，我就不让随便压迫人！我就不让随便破坏咱们政府的威信！咱们是有政府的，不是无政府主义！”我说：“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呢，你怎么那么着急？”

我想：她真是一个倔强的人啊！我开始分析：她对旧社会的习惯那样憎恨，绝无妥协调和的余地！我想，这和她自己切身的经历是分不开的。

她出身在贫农的家庭，十一岁上就被用五斗三升高粱卖给人家当了童养媳。受尽了人间一切的辛酸，她的身上、头上、眉梢上……至今还留着被婆婆和早先的丈夫用烧火棍打的、擀面杖打的、用剪子铰的伤痕！共产党来了，她就毅然地参加了革命！为着自己的命运战斗了！革命对于她，真可以说是“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绝无后退的路！

她曾经在游击区跳沟爬墙，和日本人、汉奸搏斗！她的手杀过人……

她曾经在老山沟里的军火工厂里，制造子弹、装配步枪……为了突击生产，把右手的食指在“压力机”上撞下了一小节指头，成了一个疙瘩……

日本人来“扫荡”了！她率领着一班女工，连夜抬着机器，蹚过齐大腿根的水去“坚壁”。因此落下了“寒腿”的病，每逢阴雨，至今还隐隐作痛……

有一次深夜，工厂失火，她奋勇当先，率领二十五个女工去抢救器材，差一点没烧死在火里……

在这些艰苦的日子里，她开始学习认字，写字

……终于学成了“粗通文字”。

在一九四四年，她当选了“劳动英雄”。出席晋察冀边区第二届英模大会，我记得当她在大会上作完了典型报告的末了，她举着胳膊宣誓似的大声说：“……在旧社会里我是个老几？我只值五斗三升高粱米！这会儿大伙说我是英雄！叫我来开会，让我上台说话……唉！没有共产党哪会有我呵！我愿意为着全世界被压迫的人们彻底的解放，流尽我最后一滴血！”那时候我在大会上担任收集和整理材料的工作。组织上分配我给她写传记，我们整整谈了三个晚上。也就在这个时候，我爱上了她。

五

那一切的苦难，使她变得倔强。今天她来到城市；和这城市所遗留的旧习惯，她不妥协，不迁就，她立志要改造这城市！但是在我看来，就有些地方她就显得固执、狭隘……甚至显得很虚心了！也因此使得我们之间的感情有了裂痕！但我对她依然还很留恋，还没有决心和勇气断然和她决裂！特别是当我比较清醒的时候，仔细想来，我们之间的一切冲突和纠纷，原本都是一些极其琐碎的小节，并非是生活里边最根本的东西！所以我决心用理智和忍耐，甚至迁就，来帮助她克服某些缺点！

我以为我对她的分析和结论，已经是很完满很公平，而且觉得这样做，对我来说是仿佛将要牺牲一些什么！

哪知道她还并不如我想象的那样！

首先是她的某些观点和生活方式也在改变着：最明显的例子是：她现在所担任的工作是女工工作，在那些女工里边，也有不少擦粉抹口红的，也有不少脑袋像个“草鸡窝”的……可是她和她们很能接近，已经变得很亲近……有一次我故意问她：“你不是很讨厌那些擦粉抹口红，头发像‘草鸡窝’的人吗？”她却很认真地教训起我来了：“你不能从形式上、生活习惯上去看问题！她们在旧社会都是被压迫的人！她们迫切需要解放！同志！狭隘的保守观点要不得！”哈哈！她又学了一套新理论啦！

同时，她自己在服装上也变得整洁起来了，见了生人也显得很有礼貌！最使我奇怪的是：她在小市上也买了一双旧皮鞋，逢是集会、游行的时候就穿上了！回来，又赶忙脱了，很小心地藏到床底下

的一个小木匣里……我逗她说：“小心让城市把你改造了呵！”她说：“组织上号召过我们：现在我们新国家成立了，我们的行动、态度，要代表大国家的精神。风纪扣要扣好，走路不要东张西望，不要一面走一面吃东西，在可能条件下要讲究整洁朴素，不腐化不浪费就行！”我暗暗地想：女同志到底是爱漂亮的呵！但在某些基本问题上，她不容易接受人家的意见，不认错的毛病，恐怕是很难改变的！

可是随着时间的前进，我又发现我对她的了解不但不完全，而且是相反的！我总还是习惯地从形式上去看问题！

有一次周末，我去看她，她独自抱着孩子坐在炕角里沉思。我说：“小娟呢？她吃饭去了？”她不安地说：“不！她走了！”接着她就告诉我：她们机关里有一个本地做饭的大师傅，有一只怀表，在昨天早晨开饭的时候不见了！恰好这时候，只有小娟到伙房里去倒过水，旁人没去过！同时，早先机关里在拾掇大客厅的时候，她拣了几个扣子。所以就有人怀疑那只表也是她拿的！另外，早先有些同志也嚷嚷过，有的说丢了个化学梳子，有的说丢了一块毛巾……那大师傅也没和别的同志商量，就去找我的妻，肯定说那只表是小娟拿的！要我的妻向小娟追究。于是，她就问小娟拿了那只表没有？问得小娟直啼哭，一口咬定说：没拿！并且说：“大姐！要是我拿了，就算对不起您一片好心！”小娟这孩子个性太强，受不了这，马上非走不解！挡也挡不住！

可是，就在这天晚上，大师傅自己又把表找着了！

这一下，我的妻的激动和不安，真是无法形容！翻来复去，一夜没睡好觉！她对我说，机关里那么多的人为什么不怀疑旁人，偏偏就怀疑是小娟拿的表？你说老干部们都受过锻炼，决计不会拿的，这倒也是理由。可是机关里留用的旧人员很多，他们也没受过革命锻炼，那么为什么不怀疑是他们拿的呢？她说：“这是什么观点？这还不是小看穷人么？”我说：“算了！事情已经过去了，鸡毛蒜皮的一点事。”她说：“什么？这是思想问题哩！”

第二天清早，她让我陪她到小娟家里去走一走。我说：“那又何必呢！人已经走了！要是让她知道表又找着了，她爸爸说我们诬赖人！老百姓知道了这件事，对我们的影响很不好！”

她说：“不！我们错了，为什么不认错呢？要不，小娟一辈子一想起这件事，就要伤心！影响更不好！”

可是，我还是认为不去的好！她说：“你给看孩子，我去！”我又怕孩子啼哭了没法治！只好抱着孩子跟她走了！

到了小娟家里，只见她爸爸在拾掇车子，一见我们，就显得很尴尬的样子说：“那表的事我知道了！昨天晚上我就揍了她一顿！我对她说：咱们人穷志不穷！要是你真的拿了，我的老脸往哪里搁？你不说真话，非打死你不解！刚才，我又揍了她一阵子！她可还是一口咬定：没拿！我正想找您去说说，我这孩子顶老实，手也严实，敢情也不准是她拿的！”

我听了，胸口直打“扑通”，而她反倒很镇静得自然，微笑着说：“不！大伯！我是来赔不是的！表已经找着了！不是小娟拿的！请你原谅！”

正在这时候，小娟从屋里出来了！红肿着双眼，扑到我妻的怀里，两肩一耸一耸地哭了！我的妻摸着她的小辫，轻声地说：“小娟！你怪我不？”小娟哽咽着说：“不！大姐！您是，您是个好人！您待我的好处，我，我，我这辈子也忘不了！”

我发现：我的妻的眼里，“扑索索”地掉下了两颗黄豆大的泪点，滴到小娟的头上！

我们结婚三年，我还是第一次在人面前见她掉泪。那么个倔强的人呵！怎么今天也哭泣！

从这以后，我有好几天感到不安，我在她身上发现了不少新的东西，而正是我所没有的！也正是我所感觉她表现狭隘、保守、固执……的地方！也正从这些地方，我们的感情开始有了裂痕！我想到夫妇之间的感情到底应该建筑在什么基础上……我们结婚三年，到今天，我仿佛才觉得对她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我真应该后悔，真应该像她过去屡次严肃地向我说过的：需要好好地反省一下了！

我正想不等到周末，就找她去深谈一次。恰好那天傍晚，我正在整理劳资关系的材料，她倒来找我了！我觉得有些不寻常，因为在平时她是轻易不来找我的！我问她：“有什么事？”她说：“没事就不许来找你吗？”坐了好一会儿，一句话也没说，最后，她说：“到你们屋顶平台上去坐坐好吗？”我说：“好的！”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有点发跳，我怕要发生什么不能推测的事情了……

到了屋顶上，坐了一会儿，她忽然说：“我犯

了错误了!”我不觉吃了一惊:“什么?”她笑了,说:“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接着她就说:昨天她们区里,西单商场有一家皮鞋铺里的一个掌柜,嫌学徒晚上到区里开会回去晚了,把那学徒骂了个狗血喷头。那学徒找区工会办事处,她一听就生了气,跑到那铺子里把那掌柜训了个眼发蓝!走路的人都围过来看,觉得很奇怪。今天区里开检讨会,同志们批评她:工作方式太简单。亲自和掌柜吵架,对那学徒也没好处。有点“包办代替”,群众影响也不好!并且还批评她的工作一贯有点太急,恨不得一下子就把社会改造好。同时太不讲究工作的方式方法……

她说完了,叹了口气,把头靠到我的胸前,半仰着脸问:“这该怎么着好?”我说:“你没接受批评吧?”她摇了摇头:“哪里!自己错了,还能不接受?那怎么算是个同志呢?我都接受了!”我说:“那就算了!还有什么难过的呢?”她忽然紧握着我的手说:“唉!只怪自己文化、理论水平太低!政策掌握得不稳!不能很好地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以后你好好帮我提高吧!”

我说:“这是一方面。可是你也不要把自己的优点忽略了!比方拿我来说:初中毕业,革命历史也不算很短了。按理说,对于现实生活里边所发生的问题,应该比你有更锐利地感觉,应该更是是非分明。可是在这些方面我远不如你——你不要笑!这是真话。我参加革命已经四五年了!可是在我的思想感情里边,依然还保留着一部分很浓厚的小资产阶级的东西!有时候甚至模糊了革命者的立场,这是一个严重的思想问题!而你呢?虽说文化水

准、理论知识、工作职位都比我低——这也是真话。可是你倔强、坚定、朴素、憎爱分明——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说你有着很深的阶级仇恨心和同情心。可是你确实也有点急躁情绪——恨不得一个早起的工夫就把社会改造好。因此,常常喜欢用简单的工作方法方式,问题想得不够深不够远。你和我的这些缺点,都会阻碍我们的进步,不能更好地来完成党所给予我们的任务。我相信:在党的教育下加上自己的努力,我们一定都会很快进步的……”我像演讲似的说了不少话,要是在往日,准是早被她卡断了!可是,她今天听得好像很入神,并不讨厌,我说一句,她点一下头,当我说完了,她突然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不放。沉默了一会儿,她说:“以后,我们再见面的时候,不要老是说些婆婆妈妈的话。像今天这样多谈些问题,该多好啊!”

我为她那诚恳的深挚的态度感动了!我的心又“突突”地发跳了!我向四面一望,但见四野的红墙绿瓦和那青翠坚实的松柏,发出一片光芒。一朵白云,在那又高又蓝的天边上飞过……夕阳照到她的脸上,映出一片红霞。微风拂着她那蓬松的额发,她闭着眼睛……我忽然发现她怎么变得那样美丽了呵!我不自觉地俯下脸去,吻着她的脸……仿佛回复到了我们过去初恋时那些幸福的时光。她用手轻轻地推开了我说:“时间不早了!该回去喂孩子奶呵!”

1949年秋天初稿于北京,
重改于天津海河之滨。

导读

萧也牧(1918~1970)原名吴承淦,参加革命后改为吴小武,浙江省吴兴县人。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识字的故事》、《海河边上》、《山村纪事》、《地道里的一夜》,中篇小说《锻炼》,小说集《萧也牧作品选》等。

《我们夫妇之间》发表于1950年《人民文学》第1卷第3期,后收入《萧也牧作品选》(百花文艺出版社1979年11月第1版)。作品通过日常生活中一些琐细的事件,具体揭示了李克与妻子不同的思想性格,尖锐而深刻地反映了现实中的新问题:在进城的新形势下,在革命转轨时期,革命队伍中不同出身的干部应加强各自的思想改造,调整关系,转换工作态度和方式。在艺术上,小说以“我”的情感起伏为线索,写得情绪饱满,生活气息浓郁,人物语言也富有个性特色。应当说,这是建国初期出现的一篇有探索性、有意义的文学作品,但在发表之后不久,却被作为“小资产阶级创作倾向”加以批判,作者也受到了错误处理。

(刘秀芳)

组织部来了个年青人

王 蒙

三月，天空中纷洒着似雨似雪的东西。三轮车在区委会门口停住，一个年轻人跳下来。车夫看了看门口挂着的大牌子，客气地对乘客说：“您到这儿来，我不收钱。”传达室的工人、复员荣军老吕微跛着脚走出，问明了那年轻人的来历后，连忙帮他搬下微湿的行李，又去把组织部的秘书赵慧文叫出来。赵慧文紧握着林震的两只手，说：“我们等你好久了。”林震在小学教师支部的时候，就与赵慧文认识。她的苍白而美丽的脸上，两只大眼睛闪着友善亲切的光亮，只是下眼皮上有着因疲倦而现出来的青色。她带林震到男宿舍，把行李放好、解开，把湿了的毡子晾上，再铺被褥。在她料理这些事情的时候，常常撩一撩自己的头发，正像那些能干而漂亮的女同志们一样。

她说：“我们等了好你久！半年前就要调你来，区人民委员会文教科死也不同意，后来区委书记直接找区长要人，又和教育局人事室吵了一回，这才把你调来了。”

“可我前天才知道，”林震说：“听说调我到区委会，真不知怎么好。咱们区委会净干什么呀？”

“什么都干。”

“组织部呢？”

“组织部就作组织工作。”

“工作忙不忙？”

“有时候忙，有时候不忙。”

赵慧文端详着林震的床铺，摇摇头，大姐姐似的不以为然地说：“小伙子，真不讲卫生！瞧那枕头布，已经由白变黑；被头呢，吸饱了你脖子上的油；还有床单，那么多褶子，简直成了泡泡纱……”

林震觉得，他一走进区委会的门，他的新的生活刚开始，就碰到了一个很亲切的人。

他带着一种节日的兴奋心情跑着到组织部第一副部长的办公室去报到。副部长有一个古怪的名字：刘世吾。在林震心跳着敲门的时候，他正仰着脸衔着烟考虑组织部的工作规划。他热情而得体地接待林震，让林震坐在沙发上，自己坐在办公桌边，推一推玻璃板上叠得高高的文件，从容地问：

“怎么样？”他的左眼微皱，右手弹着烟灰。

“支部书记通知我后天搬来，我在学校已经没事，今天就来了。叫我到组织部工作，我怕干不了，我是个新党员，过去作小学教师，小学教师的工作与党的组织工作有些不同……”

林震说着他早已准备好的话，说得很不自然，正像小学生第一次见老师一样。于是他感到这间屋子很热。三月中旬，冬天就要过去，屋里还生着火，玻璃上的霜花溶解成一条条的污道子。他的额头沁出了汗珠，他想掏出手绢擦擦，在衣袋里摸索了半天没有找到。

刘世吾机械地点着头，看也不看地从那一大叠文件中抽出一个牛皮纸袋，打开纸袋，拿出林震的党员登记表，锐利的眼光迅速掠过，宽阔的前额上出现了密密的皱纹，闭了一下眼，手扶着椅子背站起来，披着的棉袄从肩头滑落了，然后用熟练的毫不费力的声调说：

“好，好，好极了，组织部正缺干部，你来得好。不，我们的工作并不难作，学习学习就会作的，就那么回事。而且你原来在下边工作……相当不错嘛，是不是不错？”

林震觉得这种称赞似乎有某种嘲笑意味，他惶恐地摇头：“我工作作得并不好……”

刘世吾的不太整洁的脸上现出隐约的笑容，他的眼光聪敏地闪动着，继续说：“当然也可能有困难，可能。这是个了不起的工作。中央的一位同志说过，组织工作是给党管家的，如果家管不好，党就没有力量。”然后他不等问就加以解释：“管什么家呢？发展党和巩固党，壮大党的组织和增强党组

织的战斗力的，把党的生活建立在集体领导、批评和自我批评、与密切联系群众的基础上，这样作好了，党组织就是坚强的，活泼的，有战斗力的，就足以团结和指引群众，完成和更好地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主义改造的各项任务……”

他每说一句话，都干咳一下，但说到那些惯用语的时候，快得像说一个字。譬如他说：“把党的生活建立在……上，”听起来就像“把生活建在登登上”，他纯熟地驾驭那些林震觉得是相当深奥的概念，像拨弄算盘子一样的灵活。林震集中最大的注意力，仍然不能把他讲的话全部把握住。

接着，刘世吾给他分配了工作。

当林震推门要走的时候，刘世吾又叫住他，用另一种全然不同的随意神情问：

“怎么样，小林，有对象了没有？”

“没……”林震的脸刷地红了。

“大小伙子还红脸？”刘世吾大笑了，“才二十二岁，不忙。”他又问：“口袋里装着什么书？”

林震拿出书，说出书名：“《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

刘世吾拿过书去，从中间打开看了几行，问：“这是他们团中央推荐给你们青年看的吧？”

林震点头。

“借我看看。”

“您有时间看小说吗？”林震看着副部长桌上的大叠材料，惊异了。

刘世吾用手托了托书，试了试分量，微皱着左眼说：“怎么样？这么一薄本有半个夜车就开完啦。四本《静静的顿河》我只看了一个星期，就那么回事。”

当林震走向组织部大办公室的时候，天已经放晴，残留的几片云现出了亮晶晶的边缘。太阳照亮了区委会的大院子。人们都在忙碌：一个穿军服的同志挟着皮包匆匆走过，传达室的老吕提着两个大铁壶给会议室送茶水，可以听见一个女同志顽强地对着电话机子说：“不行，最迟明天早上！不行……”还可以听见忽快忽慢的“哐哐、哐哐”声——是一只生疏的手使用着打字机，“她也和我一样，是新调来的吧？”林震不知凭什么理由，猜打字员一定是个女的。他在走廊上站了一站，望着耀眼的区委会的院子，高兴自己新生活的开始。

二

组织部的干部算上林震一共二十四个人，其中三个人临时调到肃反办公室去了，一个人半日工作准备考大学，一个人请产假。能按时工作的只剩下十九个人。四个人作干部工作，十五个人按工厂、机关、学校分工管理建党工作，林震被分配与工厂支部联系组织发展工作。

组织部部长由区委副书记李宗秦兼任，他并不常过问组织部的事，实际工作是由第一副部长刘世吾掌握。另一个副部长负责干部工作。具体指导林震工作的是工厂建党组组长韩常新。

韩常新的风度与刘世吾迥然不同。他二十七岁，穿蓝色海军呢制服，干净得抖不下土。他有高大的身材，配着英武的只因为粉刺太多而略有瑕疵的脸。他拍着林震的肩膀，用嘹亮的嗓音讲解工作，不时发出豪放的笑声，使林震想：“他比领导干部还像领导干部。”特别是第二天韩常新与一个支部的组织委员的谈话，加强了他给林震的这种印象。

“为什么你们只谈了半小时？我在电话里告诉你，至少要用两个小时讨论‘发展计划’！”

那个组织委员说：“这个月生产任务太忙……”

韩常新打断了他的话，富有教训意味地说：“生产任务忙就不认真研究发展工作了？这是把中心工作与经常工作对立起来，也是党不管党的一种表现……”

林震弄不明白什么叫“中心工作与经常工作对立起来”和“党不管党”，他熟悉的是另外一类名词：“课堂五环节”与“直观教具”。他很钦佩韩常新的这种气魄与能力——迅速地提高到原则上分析问题和指示别人。

他转过头，看见正伏在桌上复写材料的赵慧文，她皱着眉怀疑地看一看韩常新，然后扶正头上的假琥珀发卡，用微带忧郁的目光看向窗外。

晚上，有的干部去参加街道上基层组织生活，有的休息了，赵慧文仍然赶着复写“税务分局培养、提拔干部的经验”，累了一天，手腕酸痛，不时在写的中间撂下笔，摇摇手，往手上吹口气。林震自告奋勇来帮忙，她拒绝了，说：“你抄，我不放心。”于是林震帮她把抄过的美浓纸叠整齐，站在她身旁，起一点精神支援作用。她一边抄，一边

时时抬头看林震，林震问：“干吗老看我？”赵慧文咬了一下复写笔，调皮地笑了笑。

三

林震是一九五三年秋天由师范学校毕业的，当时是候补党员，被分配到这个区的中心小学当教员。作了教师的他，仍然保持中学生的生活习惯：清晨练哑铃，夜晚记日记，每个大节日——五一、七一……以前到处征求人们对他的意见。曾经有人预言，过不了三个月他就会被那些生活不规律的成年人“同化”。但，不久以后，许多教师夸奖他也羡慕他了，说：“这孩子无忧无虑，无牵无挂，除了工作，就是工作……”

他也没有辜负这种羡慕，一九五四年寒假，由于教学上的成绩，他受到了教育局的奖励。

人们也许以为，这位年轻的教师就会这样平稳地、满足而快乐地度过自己的青年时代。但是不，孩子般单纯的林震，也有自己的心事。

一年以后，他更经常焦灼地鞭策自己。是因为社会主义高潮的推动，全国青年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会议的召开，还是因为年龄的增长？

他已经二十二岁了，记得在初中一年级时作过一篇文，题目是“当我××岁的时候”，他写成“当我二十二岁的时候，我要……”现在二十二岁，他的生命史上好像还是白纸，没有功勋，没有创造，没有冒险，也没有爱情——连给某个姑娘写一封信的事都没有做过。他努力工作，但是他作得少、慢，和青年积极分子们比较，和生活的飞奔比较，难道能安慰自己吗？他订规划，学这学那，作这作那，他要一日千里！

这时，接到调动工作的通知，“当我二十二岁的时候，我成了党工作者……”也许真正的生活在这里开始了？他抑制住对于小学教育工作和孩子们的依恋，燃烧起对新的工作的渴望。支部书记和他谈话的那个晚上，他想了一夜。

就这样，林震口袋里装着《拖拉机站站长与总农艺师》，兴高采烈地登上区委会的石阶，对于党工作者（他是根据电影里全能的党委书记的形象来猜测他们的）的生活，充满了神圣的憧憬。但是，等他接触到那些忙碌而自信的领导同志，看到来往的文件和同时举行的会议，听到那些尖锐争吵与高深的分析，他眨眨那有些特别的淡褐色眼珠的眼

睛，心里有点怯……

到区委会的第四天，林震去通华麻袋厂了解第一季度发展党员工作的情况，去以前，他看了有关的文件和名叫《怎样进行调查研究》的小册子，再三地请教了韩常新，他密密麻麻地写了一篇提纲，然后飞快地骑着新领到的自行车，向麻袋厂驶去。

工厂门口的警卫同志听说他是委员会的干部，没要他签名，信任地请他进去了。穿过一个大空场，走过一片放麻的露天仓库与机器隆隆响的厂房，他心神不安地去敲厂长兼支部书记王清泉办公室的门，得到了里面“进来”的回答后，他慢慢地走进去，怕走快了显得没有经验，他看见一个阔脸、粗脖子、身材矮小的男人正与一个头发上抹了许多油的驼背的男人下棋。小个子的同志抬起头，右手玩着棋子，问清了林震找谁以后，不耐烦地挥一挥手：“你去西跨院党支部办公室找魏鹤鸣，他是组织委员。”然后低下头继续下棋。

林震找着了红脸的魏鹤鸣，开始按提纲发问了：“一九五六年第一季度，你们发展了几个人？”

“一个半。”魏鹤鸣粗声粗气地说。

“什么叫‘半’？”

“有一个通过了，区委拖了两个多月还没有批下来。”

林震掏出笔记本记了下来。又问：

“发展工作是怎样进行的，有什么经验？”

“进行过程和向来一样——和党章的规定一样。”

林震看了看对方，为什么他说出的话像搁了一个星期的窝窝头一样干巴？魏鹤鸣托着腮，眼睛看着别处，心里也像在想别的事。

林震又问：“发展工作的成绩怎么样？”

魏鹤鸣答：“刚才说过了，就是那些。”他好像应付似地希望快点谈完。

林震不知道应该再问什么了，预备了一下午的提纲，和人家只谈上五分钟就用完了。他很窘。

这时门被一只有力的手推开了。那个小个子的同志进来，匆匆忙忙地问魏鹤鸣：“来信的事你知道吗？”

魏鹤鸣无精打采地点了点头。

小个子的同志来回踱着步子，然后劈开腿站在房中央：“你们要想办法！质量问题去年就提出来了，为什么还等着合同单位给纺织工业部写信？在社会主义高潮当中我们的生产迟迟不能提高，这是